

羊城

猎熊



熊 猎 城 羊

赵相如 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

羊城猎熊

赵相如 著

*

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毫米 32开本 印张8.5 字数177千字
1989年4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6 000 定价2.90元

I S B N 7-80002-186-6/1·71

目 录

铺 路 卵 石

“博士”	(3)
满腔深情地奉献	(12)
“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	(23)
石头记	(26)
深山女医生	(32)
夫妻之间	(36)
耄耋之年 壮心不已	(40)
信念的力量	(43)
陈伯吹和孩子们	(46)
金奖餐具生产厂的当家人	(48)
他为什么受到尊敬	(51)
女兽医胡德昌	(54)
江西“二李”	(56)
“煞歪风是我的职责” ——记丰城县委书记吴德培	(61)
记住自己的使命	(64)
县委书记尊师情	(67)
出手不凡	(69)

这份苦差使，我揽·····	(71)
毛羽变饲料的奇迹创造者·····	(73)
井冈山不老松·····	(76)
“长春图卷擅工笔”	
——访浙江名画家沈本千先生·····	(80)
给“扫荡者”以扫荡·····	(83)
春风得意马蹄疾·····	(87)
闪光的足迹·····	(99)
于细微处见精神	
——衡广铁路复线建设工地共产党员剪影·····	(111)

天 南 地 北

惶恐滩头锁狂澜

——全国重点工程万安水电站见闻·····	(117)
四等小站的变迁·····	(122)
瑞金，翻开了历史新的一页·····	(124)
喜访长寿村·····	(128)
变了，千烟洲·····	(131)
隆中胜迹永清幽·····	(134)
南阳“二张”墓小记·····	(138)
文赤壁·····	(140)
乾陵行·····	(142)
思泉铺·····	(146)
春风杨柳人寿年丰	
——余江县散记·····	(149)

北戴河·姜女庙·山海关·····	(153)
“上飞”漫步·····	(156)
沧桑巨变·····	(158)
云山人语·····	(161)
波罗坑·····	(164)
鄱阳湖畔小上海·····	(167)
天一阁记·····	(174)
文章超海内 品节冠临川	
——大戏剧家汤显祖故里纪行·····	(178)
老舍、水上勉和五祖寺·····	(183)
花圃漫步·····	(187)
瓷都纪胜·····	(192)
职责·····	(199)
英雄的业迹·····	(202)

前 车 之 鉴

较量·····	(211)
闽北山村行·····	(222)
谁在玩弄法律游戏? ·····	(228)
羊城猎熊·····	(234)
决战，五分钟之内·····	(242)
落花流水·····	(247)
后记·····	(262)

石 卵 路 铺



“博 士”

人家叫我“博士”十二年了

“顾客是皇帝”。“皇帝”而今来了，微微紧绷着的脸上，透出一丝冷冷浅笑。握过手之后，便颇不客气地朝一个30岁左右、已经谢了顶的年轻人说：“恕我直言。你们的佛龕（音刊），包装不严，到了我们日本国，很糟糕，散了架，坏了梁……”

举座失色。“有这样的事吗？”年轻人是这家工厂——江西余江工艺雕刻厂的厂长。对于突如其来的泰山压顶，他不动声色，点燃了一支“红双喜”，大脑的集成电路板上以1%秒的高速度闪现出了各种信号。他依然不慌不忙地听着日本客商绘声绘色的非议。

佛龕，是佛教徒供佛祖释迦牟尼用的，形高3尺，粗看似宝塔状，细瞧仿佛凝缩了的一座宫殿。除了木质优良外，雕梁画檐全系考究的工艺浮雕，技艺特别精细，外观乌亮漆黑没有半点它色。中国无神论者很少使用，在笃信佛教的樱花之国，几乎家家必备。

客商刚刚话停，年轻的厂长张果喜按灭烟蒂，微笑着站起身。他个子不高，脸色黝紫，瘦削的脸，宽阔的前庭，两条浓眉下一对不大的眼睛藏锋纳锐，不时闪露出一神采。

他邀请日本商人漫步在花圃似的厂区，然后走进成品仓库。张果喜请客人观看佛龕是怎么包装、装箱的，然后微笑着说，“请阁下随意挑几箱包装好的产品，我们来测试一下。”

客商果然挑了两只装好佛龕正待起运的木箱。张果喜命人举起它们，一下子离地两米高。他像战场上下达作战命令一般，用手一挥，这两只木箱摔倒地下。日本客商倒吸了一口冷气。张果喜继续命人举起它们，又从两米高的空间摔下来。日本客商的脸上漾起了阵阵惊恐之色。张果喜当即要工人打开木箱，然后伸出右手，做出一个格外优雅的姿势：“请阁下检查，佛龕有哪个部件损坏了……”

日本客商将信将疑地走到木箱前，仔细察看，木箱虽然因强震而折裂有缝，但箱内佛龕依然完好无损。他臊了臊地面，确实不是软垫和泡沫塑料，脸上泛起尴尬的殷红。张果喜又点燃了一支“红双喜”，轻轻地说道，“做生意讲究一个诚字。阁下，刚才那个测试无非想证明，我们包装的佛龕，经受那么重摔打尚且无损根本，在汽车、火车、轮船运输途中，只能有轻微的震荡，岂能散了架、坏了梁？”他见日本客商变得支支吾吾，便单刀直入：“据我所知，阁下在进我厂的佛龕的同时，也进了南朝鲜的货。如果确系我方包装不严造成损失，我们理当负责包赔，如果……”

自信做生意的“商龄”有对手年龄那么大的日本商人，不得不退下坡来，说：“我回国再查查，嘿嘿，查查，哈哈……”

也许查无实据吧，总之，黄鹤此去无消息。然而当张果喜风度翩翩出现在东京的一家酒楼，接受东道主的宴请时，他发现那位客商也在座。张果喜举起雪亮的高脚酒杯，紫色

的葡萄美酒在晃动，随着清脆的酒具的叩击声，双方一仰脖之后，张果喜微笑着说：“这次来贵国很想复查一下上回阁下说的已损坏的佛龕，以便照价赔偿损失。”

“张厂长太认真了。”客商哈哈笑着说：“损坏的部件，果然是南朝鲜的货……”

“为我们今后的合作干杯！”张果喜依然举着酒杯，微笑着：“我连续8年出口的产品，合格率始终是100%。你岂能诈得住我？”张果喜头脑里迅速闪过这些指示信号，嘴里却滴水不漏。

“张厂长，我真钦佩你的才学。请问，哪个学府深造？”

“我？博士的干活……”张果喜难得狡黠地学说了一句东洋腔。

“年轻的博士，在你们中国真不简单。”

“在我们家乡，阁下，历来把木匠师傅尊称为博士。我初中没毕业就去学木匠，19岁当上师傅，人家叫我博士已经十有二年了。”

“你的，你的……”日本客商恍然大悟，格外钦敬地左手擎起斟满酒浆的高脚玻璃杯，右手翘起大拇指：“博士张，哈哈……”

不学会思索一事无成

不学会思索，定将一事无成。张果喜很喜欢这句话。严峻的生活逼得他不得不去勤思苦索。对此，他是深有体会的，特别是在三年前……

电话铃一声连一声，尖利、烦躁、刺耳。

“什么事？”

“4月比3月减少销售41%，5月比4月减少销售57%，外地打进上海的家具厂已经撤走了27家，今天6月12日，我们可是一分钱的生意也没做成。‘老板’，怎么办？”他们厂的上海门市部经理来了电话，惊慌异常。

是得发慌！挨饿、欠账、破产、倒闭，这种滋味他都尝过。他永远不会淡忘。

当上师傅那阵，正逢天下大乱。木器厂用上等木料做成的农具没人买，连杉木圆盆都堆在店堂里发霉。没有办法，这个农具厂倒闭了。

“要吃饭的，跟我来！”共产党员的血液在周身血管里发烫，他满腔冲动，振臂疾呼。

他明白，24000元债务像座山似的重。全部家当是两板车木头，一溜破茅棚屋。老厂长散了箍，小木匠能圆得起桶吗？看不出这20岁的伢子，平时只知道斧、凿、刨、锯，临了还有收拾残局的劲头。

居然有24个人愿意跟着他。他突然感到肩上的分量。这支队伍的后头，还跟着100多老老小小哪！

“爹，咱家那几间屋卖了吧！”

“干什么？”

“我要钱用。”

“崽卖爹屋不心痛！这是土改分到的，卖了容易，往后落脚之地到哪找？！”

“往后，爹，不住茅棚，住洋楼，你放宽心吧！”

爹爹拗不过儿子。房产变卖到1400元。这点钱成了如今

在赣、浙、沪拥有30个分厂、产值达到300万的余江工艺雕刻厂垫底的救命钱。

上海，是张果喜摆脱困境的发祥之地。想当年，他带了两个人，赤着脚，揣着点钱，闯进上海，只有一个简单的念头：大城市难道不欢喜全木家具樟木箱？他一个筋斗翻进上海工艺品进出口公司的陈列厅，竟看傻了：一样的樟木箱，在余江最多卖二三十元钱，可在这儿不过箱上雕上蛟龙、刻进雏凤，花舞蝶旋、彩云追月，单是加工价就是300元！外国人见了乐意掏腰包。他眼前一亮：雕花樟木箱，可救一个厂！他看准了。依靠重砍力伐的二木匠斧，换成了精雕细凿的直刻刀。浙江东阳号称中国雕刻之乡，有1000多年雕刻历史，他带人三进东阳，还把人家的高手请来余江。雕花樟木箱使他们当年创出了4万元产值，产品由上海工艺品进出口公司经销。他们从此跟上海接上了关系。鸡生蛋、蛋成鸡，不过几年工夫，木雕工艺品就发展到屏风、佛龕、咖啡台和樟木箱四大类800多个品种，90%出口，远销日本、香港、东南亚等70个国家和地区。

如今上海的告急岂可等闲视之？1000来万人口的大城市，历来家具供不应求，怎么突然会严重滞销呢？他飞到上海，了解、摸底、分析，然后对上海的代理人说道：“已经撤走了27家家具店，这个情报很准确。不过，我们这儿不撤。目前没有生意，家具卖不出去，那不要紧，很快就会顾客盈门。我们还要搞高档货，打进这儿的市场！”

“张厂长，你这决断有把握吗？”

张果喜点点头：“事出有因。各地乱砍乱伐的木头大量涌进，家具店纷纷在上海兴办，市场上产品超过需求，当然

要滞销。我看准了，乱砍乱伐的危害，国家决不会坐视不管，一旦制止，上海每年至少1万对新婚夫妇所需的家具仍要从市场上购买。滞销是暂时的，畅销是必然的。”

一年以后的一天，《新民晚报》上登了一则不大的广告：余江工艺雕刻厂新近供应成套雕花红木家具，1250元一套。当天夜晚，600多人通宵站队，迎着刺骨寒风，裹着厚实棉衣，就为着得到余江生产的既是工艺品又是实用品的家具。短短一个月，以前积压下来的家具也卖光了。撤走的家具店经理人，跺脚、懊悔，已经晚矣。

电话铃声响了，依然是那么急骤、尖利、烦躁。又是上海的长途，“怎么啦？”张果喜问道。

“预订成套家具的数量超过上海分厂的生产能力啦！”

“继续订，要多少供多少！”

上海毕竟是上海。单是他根据多种信息而反复思索作出的决策，就为全厂增加了100万元钱的销售额，事业又向前开拓了一大截。

成事在人不在天

7点25分，厂里上班的预备铃发出了清脆、尖利的声音。已经进了车间的，打开窗子，收拾工作台，套起了套袖。还在路上的，一溜小跑，直奔厂门。一个女会计一进厂，把孩子从自行车上抱下，说，“乖乖，自己上托儿所呵！妈妈还有3分钟要上班了。”孩子趑趄着去了。她回过身，对身后的人问道：“我的折叠伞掉在路上了，看见谁拣了吗？”“我看到司机拣了。”她点点头，回转身，锁上车，进办公室，还

存一分钟。

张果喜就有这个本事：行政人员迟到半分钟，扣半天工资；工人迟到一分钟，扣1元。令行禁止，二位副厂长因为迟到一次，各被扣款4元。此风一刹，果然大显成效。去年全厂300多职工，全年总共迟到才48分钟，人均一年才9秒钟。“这碗饭是不好吃的。奖和罚不是目的，不过没有这个手段，企业就起不来。我们是集体企业，要吃饭，就得懂规矩，拚命干。干得好的，多得。有的工人一年光是奖金就500多。干得不好的，没多少钱得，活该。大锅饭非端掉不可，规矩非立起来不可，没有规矩难成方圆，一旦定下，天王老子也不得违反。”

那个车间主任怎么一口酒气？张果喜了解到，他爱喝酒，每喝必醉。“不行！醉汉能领导工人干活吗！”正职降为副职。过了几天，老毛病不改，再降成车间调度。酒居然有那么大的魔力，降了两回，他依然故我。厂子里堆的是木料，喝多了发酒疯、闯大祸怎么办？尽管他是自己的老朋友，共过患难，那也不行。他毫不迟疑地把他调离出厂了。张果喜，张果喜，厂里人见了，他，怀里像揣了只小老虎，又怕又喜欢。你想，全厂没有无房户，没有待业子女，孩子全部免费入托，厂子由负债二万四变成如今产业近千万，张果喜毕竟不是变魔术变出来的呵！

一张报告送到他的面前：几个设计人员想去庐山写生。有人说：“还不是游山玩水！”他拿起笔来批道：完全同意。不光可以去庐山，名山大川、古迹名胜均可游历。搞工艺美术的，不去接受美的熏陶，不能激发创作灵感、积累创作素材，怎么开拓木雕题材和艺术风格的新领域？

没有办法都按常规来办事。一个外商拿出了尺寸不一样的图案，提出了要求：“请贵厂按这六种样品，复制一件试销样。”按常规，无此先例；按经商惯例，到手的生意，岂可易主？现在已到6点，这位客商明天下午3点多就要归国，要拿出复制品，工厂尚在100多公里之外……

张果喜驾驶着黑色的“上海牌”，朝厂里飞驶而去。9点刚过，厂里设计室、试样组的灯光全亮了。他和工人干了一个通宵。客商的火车还有半个来小时要启动了，张果喜把六件试销样放在客商面前，客商东瞧瞧、西瞄瞄，喜不自胜，一笔生意就这么做成了。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多年相传的老话在张果喜那儿不对头了，他说：成事在人不在天。

爱与恨在同一深度

张果喜眼珠子直冒火星，恨得咬牙切齿，把一块竖匾摔在水泥地面上，裂帛一声，匾碎两块：“你，你哄谁？”

一个工人雕了一条龙，左龙须比右须长了，他想打个马虎眼，不料被厂长查出来了。当晚的职工大会上，这个工人的工资和奖金被扣除了。一时间，大伙吐舌头、皱眉头：

“简直像个土皇帝！”张果喜听任各种议论泛起而不声辩。

午夜，那个工人在被窝里啜泣不止。他听到房门开了，伸出被窝一瞧，张果喜手里提了盒点心，坐到他床边。工人抹去泪水，依然撅着嘴。“点心给你填肚子，夜饭没吃吧？”他又从自己的“工资袋”抽出两张票子：“扣你的钱由我补上。”

就是这么个人！他爱，他也恨。他知道学校很艰苦，他一下子给余江一中20万元钱，让学校盖科研教学大楼，他希望从学校中间多造就一批优胜于他的博士。不过，有的单位也找上门来：“张厂长，帮帮忙，帮助一点吧！”怎么办呢？张果喜把手一挥：“请会计来，把帐本带上。”会计报告说：“银行里还有10万，是用作周转资金的。”张果喜双手一摊，“这个钱可动不得，真对不起，无能为力了。”“你家大业大，钱用到哪儿去了？”“没办法，厂子要再生产，就得备好料，钱都用在木头上了。”张果喜指指场里堆得小山般高的木料：“这样吧，钱是没法了，要木头的话，拿两根去吧！”

对方哑口无言，嘻笑中夹杂着恼怒离去了。

如今他主持设计的十一层综合大楼正在拔地而起。厂区绿树成荫、花团锦簇、小桥流水。不过10年工夫，一个富有生气的企业在他手中出现。他自然不是一个没有毛病的青年人，在他前头的路还很长，也并不宽坦。不过，他坚信这一条：变卖房产筹措资金的日子，是不会再在他的生活日程中出现了。佛龕有300种型号，每个型号有上千个部件，他要把初加工零件撤向全县各个村户，让30万人口的余江县变成木雕之乡。他还在琢磨，要以上海为大宗输出港，把南方木雕行业联结起来，同敢于跟他们较量的国际对手，再决雌雄。

那大江奔流似的日子，塞满了种种疑难与欢欣，使他感到充实。青春的血液，令他激奋，充满活力，没有什么可以煞住他的车轮，反而使他变得更加热辣和稳健。